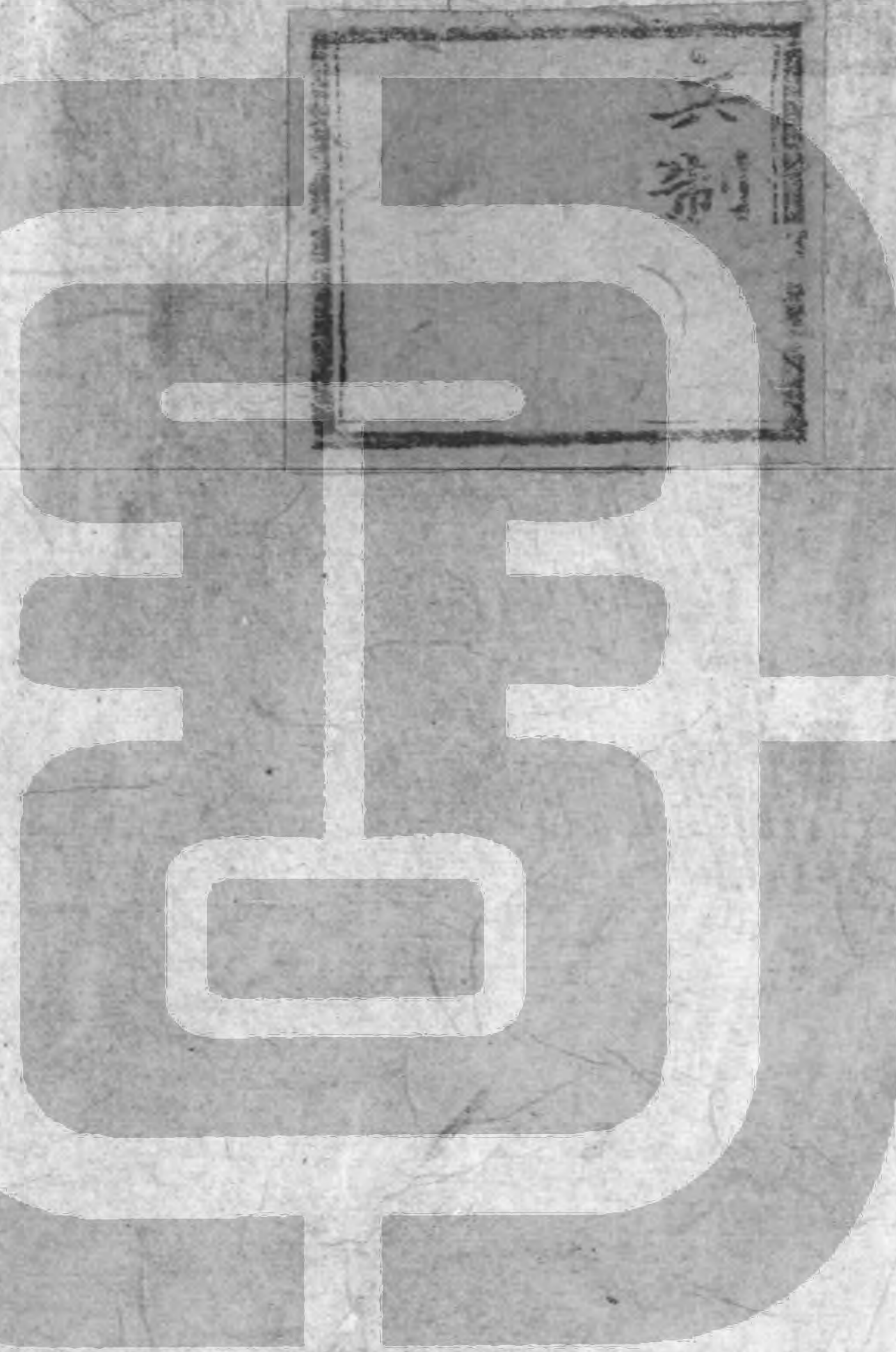


6244  
:98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二十一  
之二百二十二



六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十一

兵制

宋哲宗即位初守門下侍郎司馬光乞罷將官上狀曰臣伏以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其人也乃所以安百姓爾朝廷也秦懲周室幹弱枝彊之弊既滅六國以為天下不復用兵雖分三十六郡置郡守更以御史監之隳名城銷兵器束以奇法舉動施為皆不得自專是以陳勝吳廣以匹夫奮臂大呼郡縣莫能制多殺長吏以應之雖由其殘虐取亡亦守令無權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吳亦以為天下既一兵無所用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夫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

德誰能去兵。州縣無虞則國家安矣。州縣不守則國家危矣。臣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為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切訓練。其各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閑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一軍。及剩負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臣愚以為職事修舉在於擇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不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為。況今之將官。即鄉之為總管等者也。豈為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為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對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

乃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知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御禦茲究哉。又頃歲以來。自轉運使知州以下白直及迎送之人。日朘月減。出入導從。人為蕭條。供承荷擔有所不給。觀望削弱。無以威服吏民。臣略舉目覩一事以證其餘。西京城郭周數十里。卑薄頽缺。犬豕可踰。又灑洛二水交貫其中。每夜諸門高鑼雖嚴。而難流之際。人皆可以平行往來。其屬水南北。巡檢下所管兵士。除出軍外。餘數不多。通判以下諸官白直。乘往防送倉庫守宿街市巡邏。盡出其間。鄉者先帝遺豫。勅西京留守親詣高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白直者於條皆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刺員七八人而已。西京天子別都也。其守禦不固如此。留守宰相重官也。

其侍衛單寡如此。况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萬一有凶狡之賊。驅烏合之衆。突入城邑。或劫質戍賊。長吏以焚燒廬舍。殺掠吏民。將何以制之哉。此特天下太平之久。習俗淳厚。群心安固。賊不測。虛實膽智怯弱。故未敢為之耳。豈可忽略。謂之必無而不為之備哉。今獨緣邊州軍城隍完固。士卒衆多。可以守禦。自餘邊內州縣。既無深溝高城。又乏士卒。群盜猝至。何以責其竭節守義。不棄城竄匿。或以酒食迎賊。以甲兵獻賊。斂民財以賂賊者乎。群盜尚爾。况戎狄傾國。大舉長驅而來者哉。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兵法曰。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國家豈可恃即自平寧。晏然高枕。不以為慮。謂其必不敢來乎。臣愚以為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腹內州縣。宜以漸候豐年。農閑之際。委提點刑獄與本處長吏相慶。各修築所治之城。州城稍高。縣城次之。不必廣大。所

以然者。高則難踰。小則易守。故也。其緣邊屯駐兵士。遇春夏無事之際。委經略安撫使。與轉運使。公共商量。減放歸住營州軍。或於內地。統糧。勿聽怯懦。將帥多有虛占。以自守衛。其腹內軍量。其大小緊慢。大藩常留千餘人。小州亦留數百人。不得差教。往別州軍。見兵不居。即行招添。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多差使。其有不能精勤。致士卒懈弛者。委提點刑獄。當切按察聞奏。嚴行責降。仍令逐縣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守衛城邑。討捕盜賊。其州縣吏所給白直。迎送之人。皆如嘉祐編勅以前之數。如此。力可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誓其弃城等罪。而誅之。彼亦甘心矣。

先又奏曰。臣竊見先帝以戎狄驕傲。侵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開京

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司既而有司各務  
皇以希功賞其提舉官專護本局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  
閑預管內百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為侵擾蠶食無  
厭稍不如意擅行撻撻其保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或自為劫掠或  
侵陵鄉里其本家耕種耘穫率皆妨廢供送不辦率斂無窮費產耗  
竭無以為生弱者流移四方壯者亡為盜賊行之數年先帝浸知其  
弊申勅州縣令保甲應有違犯并巡教官指使違法事件並許州縣  
覺察施行及陛下踐祚聽政首令京東西路保甲養馬並依元降年  
限收買其剩買過數目並以充次年之數又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  
已及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月併教兩日未經按閱者併教三日陝  
西團教未及半年者每月兩次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材弱小或  
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管作并第五等已下地土不

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放免  
過二分此皆聖澤矜寬民力於保甲勞費雖什減五六然保甲保馬  
向去點擇買養補填尚猶如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長名目猶在於  
所轄保甲恐不免湏有陵逼侵漁其四時教閱雖減日數未免妨農  
臣愚以為此保甲若使之逐捕賊盜則近已有指揮巡檢縣尉及弓  
手兵級人數並令依保甲未上番以前人數復置其保甲更不令管  
勾捕盜若使之攻討四夷則此皆賦畝白徒教閱雖熟未嘗見賊與  
戎狄戰鬪必望風奔潰登極詔書戒勅邊吏令不得侵擾外界務要  
靜守疆場然則此保甲保馬的實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農民  
不堪愁苦幸賴社稷之靈適值累年豐稔猶流民甚多盜賊充斥若  
遇明道年之蝗康定年之旱至和年之水則其為國家大患豈可盡  
言近者群盜王冲乘保馬諸處行劫置保馬本欲逐盜今更為盜資

又獲鹿縣保甲。斫射毆傷提勾孫文巡檢張宗師。以下陵子是乃大亂之源。漸不可長。凡保甲保馬有害無利。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不知朝廷何憚而久不廢罷。伏乞斷自聖志。盡罷諸處保甲保正。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擇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驛院坊監及諸軍。若提舉官選朝。其勾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此則閉封府界及五路之民。孰不歡呼鼓舞。荷戴聖德。若以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可惜使之歸農。即乞令逐縣戶數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略依綠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與免二稅。或稅輕者與免。若石斗稅及戶下諸般科役。本戶田不足。聽蔭戚田。務在優假。使人勸募。然後召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弓手。計即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缺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

佐揀試武藝高彊者充。若見充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許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常得精熟。一縣之中。其勇壯者既充弓手。其羸弱者雖使之為盜。亦無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重加刑典。若無人投名。乞更議優法。若尚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中依舊雇人。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若弓手數多。即令分番更互在縣祇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定地分。巡捕賊盜。每獲賊勦得赦後任。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令出賞錢。與獲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只令捕賊給賞。如此則賊叢之處。捕盜之人不復掩蔽。住止窩藏之處。捕盜人不肯庇匿。盜賊無所容身。自然稀少。知陳州韞維上宣仁皇后。論保甲馬曰。臣竊聞陛下濬發德音。斥宋用臣等出就外省。罷其所領職事。黜吳居厚。使離本道。責以括刻擾

民中外喧傳曉然知陛下憂國愛民之深意莫不欣悅相賀臣雖在  
哀戚之中不覺失聲歡呼然臣尚有愚懇不敢不盡以上聞臣切恐  
議者以嗣君新即位且當循守父道三年無改此大不然伏惟太皇  
太后於大行皇帝為母儀於今上皇帝有祖母之尊此時稱制臨政  
蓋為社稷大計事有不便弛以利民考古相時理無不可臣以為萬  
一有敢為此論上惑天聽者若非奸人沮害聖政即是俗儒不識時  
變願陛下切勿聽之臣近去都下日嘗具奏陳陛下深察盜賊所起  
之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蓋為保甲保馬教也何則農民以稼  
穡為生使之出錢市馬已非其願又守護灌餉素昧其方萬一死損  
復更償買昔時一馬直錢二三十千者今貴至百千矣農民如此未  
有已時愁歎之聲聞於道路近歲保甲以築垣為場號為團教一丁  
在官訓練更須一丁供饋飲食家開耕作身受勞苦不無怨懟夫使

失業怨懟之人操兵習器為擊刺之事豈無可慮近者又聞京西保  
馬頗為群盜掠取換易乘騎如其外廐河北保甲漸亦作過陵暴良  
民州縣幾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緩也且臣  
非謂國馬遂可不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民兵遂可不教但於農  
隙一時訓練可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勝  
天地可不務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留聖慮詳酌施行

左司諫朱光庭上奏曰臣伏見朝廷近降指揮河東陝西保甲自來  
年正月一日罷教只於冬三月輪番教閱此誠安民之急務也內有  
兵器一節臣方自外來不知朝廷已未廢置伏緣自教閱保甲以來  
兵器未嘗禁止今既許三時務農後事於耒耜田畝之間則兵器豈  
可依舊蓄於私家切恐緩急有所資藉起而為盜為患不細欲望朝  
廷速行指揮三路保甲自罷教日將應教閱兵器不問官給自置並

令納官。為置庫。如法收貯。俟冬教日。旋行給付。教罷。即復行拘收。如官已拘收之後。民間輒復私置者。乞依法禁止施行。所貴小人無所資藉。亦銷弭盜賊之一端也。臣又聞朝廷已降指揮州縣招置弓手。今來保甲有事。藝精熟之人。欲乞充弓手。其逐縣舊役弓手。未乞委令佐揀擇。內有瘦軟者。將應募保甲替換。如是。則弓手盡得彊勇之人。可以擒制盜賊。如乞所乞。伏望聖慈。早賜施行。

知慶州范純仁上奏曰。臣伏覩進奏院狀報七月六日奉聖旨。應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止令每歲農閑月分。依義勇舊法赴縣教閱一月。所有差官置場。準備軍器。及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等。仰樞密院取索會校措置條畫。與三省同共立法。取旨施行。臣愚竊以先帝留神訓練保甲。今已是累年。其間甚有人材武藝超出群衆者。乞並給盤纏赴關。委殿前司揀閱。其間人材事藝可及

諸班者。與等第於諸班至散直殿侍安排。如不願者。委逐路安撫都總管司。合量材於敢勇効用。或弓箭手軍負十將內安排。更不願者。即於本鄉保甲守關副都保正。或依弓箭手例。特置正副都頭指揮使。都虞候都指揮使等階級。及立定年限。遷轉時。候至都指揮使與換近下班行。則人人皆有進身之望。有所顧藉。不肯輕易犯法。其間武藝尋常。情於作業者。即委郡縣覺察。仍許父兄尊長陳告。與刺充本土禁軍。上可以增壯禁衛。次可使強民有歸。下可絕敗群游惰之人。及免凶年飢歲。聚為寇盜。如此。則聖制曲盡入遠無弊。茲古人所以慮事於未然。弭患於未萌也。天下幸甚。

純仁又上奏曰。臣伏覩提舉保甲司牒。准樞密院劄子。指揮鈐束保甲子弟。不令聚集飲博。即遇閑暇。於本家閱習事藝。切緣保甲每月雖蒙指揮併教兩日。或三日。比之自來全少。然未免往來聚集有妨



農務。蓋子弟慣入鎮市。漸喜游惰。託以修葺。乃弩箭器。或期約同保。私閱為名。不肯專意生業。官司及父兄。終難於東。覺察自古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又曰。皆於農隙以講事。此古人不。易之法。所以東作西成。得盡其力。三年之食可足。武藝不廢。民力不窮。三代興王。同此道也。蓋農事播種。斂獲。不可少有失時。常若寇盜之至。有一日愆期。或致終歲之闕。則職在勸農者所當申陳也。臣亦欲乞應三路教關保甲。計一歲合教日數。併就農閑之月。其餘月分。盡歸農業。則官司與父老。易為拘管。不唯農不失時。亦因併教多日。事藝必得精熟。監察御史王岩叟上奏曰。臣近以三路第四第五等保丁多貧乏。乞依義勇舊法。免冬教。及畿內舊無義勇。今亦乞罷保甲。未蒙施行。臣竊以道有弛張。故法有損益。不可以為常。要在酌民之言。因時之宜。而損益之。為國家長久之計耳。臣見保甲之法。陛下每損之。則民心

每加喜。民心之加喜。國計之益。以為利也。按義勇舊法。三丁方取一丁。而保甲兩丁便取其一。比義勇立法為甚密。而得兵為甚多。臣今不敢請取丁如義勇。但乞如義勇免下戶冬教而已。冬教雖免。而姓名猶存於籍。亟召則亟得。非釋然放之也。臣昨而民官每親見下戶保丁赴團教。不以習技為難。而常以艱食為苦。不嘗不疾首蹙頰。以應一日之教。况無衣無褐。隆冬大寒。當一月之久乎。陛下推臣之言。以觀其情之樂否也。人情之所不樂。而必為之。非天下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又畿內之民。素倚京師以為重。浸漬仁恩。而安於無事。自興保甲以來。往往切切。偶語曰。三路教民。固將緩急當護邊之用也。我曹豈亦將驅而為此乎。臣誠知國家無意至此。徒使人心常疑。而不自寧。何益也。議者皆以謂罷之便。伏望陛下。有臣前奏。今去起教。月分不遠。早賜指揮施行。以慰人心。

岩叟又乞廢罷保甲奏曰。臣昨在河北為知縣。親見保甲之患非止一端。及蒙恩召為御史。即詳具保甲利害條列。劄子欲求面奏。而未到闕間。已承朝廷有指揮止令冬教一月。暨臣赴臺候職。適主兵察。竊見新降保甲法。尚存提舉教閱一司。及改逐。跡巡教官為監教官。乃知朝廷未察所以為保甲之患者。大本猶在。臣須至以先所具到劄子上進。仰冀陛下委曲知保甲之害。蓋由提舉一司官屬不體朝廷之本心。倚法用情。奉行深刻。所至百姓一聞。具名自己疾首蹙頞。無安樂意。今雖曲為之防。須亦別自生姦。終恐為害不已。伏望陛下深察民情。廢提舉保甲一司。及監教官。但令州縣及安撫司主之。使百姓安心於為生。以樂聖政。不勝幸甚。若不罷提舉保甲司。及逐縣監教官。則是保甲無事之時。猶遭脇制。未免侵。終年不減騷擾之患。此朝廷不可不察也。且一司官屬三路不下數百員。虛負廩祿亦

非久遠可行之理。今猶指揮自十月至正月。分四番教閱。臣竊見民間十月場圃未終。正月夫役將興。農緒亦起。此時教習未免有妨。唯是分為兩番。於十一十二兩月教畢。民情頗為利便。不銷分作四番。臣深曾體訪。備得其情。伏望朝廷更加詳度。若罷提舉官司。自於保甲都保不減。在國家民兵之勢無所虧損。又人人既得平居泰然。以為生。則國家一日用之。必樂於為用。伏乞陛下勿以為疑。早發睿斷。以安百姓。如去年自京差指使。往逐處同共監視教閱。切慮處勇之人。挾恃朝廷。以差妄作氣勢。搔擾生事。只乞令安撫司差那使臣為便。

岩叟又論保甲之害。奏曰。臣竊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也。而前日下詔蠲疾病。以小弱釋第五等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為三日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患

終在。今臣蒙因由河北知縣擢置御史。敢以其所目見而身自立之者為陛下言。不敢隱其實以欺朝廷。亦不敢飾其事以罔成法。惟陛下垂聽幸甚。朝廷知教民以為兵。而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不易堪。知別為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大煩。而民以生怨。教之欲以為用也。而使之至於死。則恐一日用之者不能如吾意矣。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為苦也。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為苦也。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為苦也。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而輟。方耘而罷。方幹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為苦也。其教也。保畏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捷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每相與言曰。恨不死尔。此鞭笞之為甚苦也。創袍市巾。買弓修箭。添弦換包。指治。蓋涼棚。畫象法。造隊。

牌。緝牌架。儼椅。卓。團。典。紙。墨。看廳人。產直。均。菜。緝。納。稽。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其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問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邀求。遇於城市。一飲一食之責望。此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則以藝不應法為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者。指使者多。由此塗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踰於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為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贅壻。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斲其指。炙烙其肌膚。以自致於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鈔十千以募之。使其家有所出。當未至。逃。至於逃。則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縣縣皆常有糞土。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

聖見之當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戶之家。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至於飢羸殘壞而就斃。誰復敢言。或其主家備因出慶一悞。借供。遂有追呼督責之害。又或其家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為禍。此皆提舉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為百姓之擾者也。臣竊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也。而不聞其有此。何則。因人之情而為之法。爾。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數窮則撓。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之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愚。顧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為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激之至於此極。爾臣以謂蓄而益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者。情狀

如此。不可不先事而慮。以保大體為安靜計。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臣愚以謂一月之間。節教三日。不若一歲之終。併教一月。農事既畢。無他用心。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冬教。則安撫司旋擇教官分詣諸邑。與令佐同教於城下。一邑分番當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而百姓獲優游以治生。無終年逃遁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爭凌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惟陛下深計遠慮。斷在必行。以省多事。以為生靈安樂之惠。以為國家安靜之福。天下幸甚。

岩叟於元祐八年。又乞保甲併用冬教。奏曰。臣伏見近降保甲畫一指揮。仍舊逐歲遣使按閱者。竊敢為朝廷論其害。臣每見使者所嚮。其騎從之盛。風聲之峻。供億之繁。承迎之厚。郡縣為之騷然。一小郡

坊市戶有旋染練帛五六百疋為供張之具者。推此一事其餘可知。雖非使者使之如此。則州郡望風畏懼。不敢不然。故所至人情甚以為害。又其所按保下。雖各得銀絹三五疋兩。而備按閱飲食衣服之費。自己不輕。既得之。為眾人耗蠹。又亦不少。所存以歸。能有幾許。臣深曾體問。皆云。若國家冬教使不失農時。則家之所得。自可有餘。天恩深厚。非一按閱賜賚之比也。切考其情。蓋不以得一時之賞為足。而以安終年之業為樂也。况所謂賜賚者。却祇是出於保丁人家所納錢數內耳。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割其肉而啖之。孰若不取不割之為兩得也。臣愚伏望聖慈。因冬教以為恩。罷逐年按閱之煩。省役錢封樁之擾。一以安靜養其力。而舒其心。斯民幸甚。

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民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若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龐勛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熙寧中廖恩。此數大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劫掠倉庫。以至殺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禍福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為剽劫。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為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推埋為姦。十人而九。號為保甲。莫敢誰何。

若更一年不罷。則廣勝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既無所歸。勢必為盜。今河北寇賊成群。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飢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既設方畧。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為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為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為盜者。弼為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况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筭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為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寮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結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

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畧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隣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俟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欲隱兵於農。以漸消立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况如前件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

轍又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曰。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胡羗。有守禦之備。每歲冬教一月。民雖以為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業。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為常。不敢辭懇。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為葦

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為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卹。特與蠲免。兼訪聞京畿三路。見今官修蓋冬教場屋宇。州縣頗以為勞。臣昔守官河北。切見義勇冬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別無闕事。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內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自前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無有不便。如別無不便。亦乞罷修。以寬民力。

四年。尚書右丞王存上奏曰。臣伏見范純仁劄子。奏畿內保甲。乞今後更不教閱。臣竊詳先帝教閱畿內保甲。患慮深矣。蓋以京師之地。四達而平。非有重山峻嶺之險。金城湯池之固。所以維御四方。威制夷狄。為根本之固者。以宿衛營衛嚴也。慶曆治平間。禁廟之籍。至百餘萬。新城裏外。連營相望。其後論者。以兵冗費廣。供餽不給。乃議併

營。裁減。其後中外禁軍五十八萬為額。而京師兵籍益削。於是三路添籍民兵。畿內亦置保甲。四時教閱。使人為勝兵。平日不費縣官錢糧。緩急得為武備。此先帝之意也。但當時教閱之法。太密。官吏之責太苛。以此人情有所不安。陛下即位之初。罷三時之閱。止冬間一教。教閱條制。事役精熟者。十日便放。稍精熟者。二十日。生疎者。止於一月。每教至旬日。往往放者。大半如是。災傷放稅五分。又取權免。此法既寬。人情未有所害。前此荐飢。法當權免。今歲豐稔。若遂不教。即其法遂廢。甚可惜也。大率民兵之法。創置則難放。罷即易。先帝不憚艱難而為之。數年之間。人既就緒。一旦無故而廢之。深為可惜。臣非不知附會時論。可以干百姓之譽。但職任至此。為國家長久之慮。不敢嘿嘿耳。伏望聖慈。再三思慮。不勝幸甚。

哲宗時。陳次升奏曰。臣訪聞河北路禁軍例多老病怯弱。不任征役。

蓋招軍官司。上下通同作弊。或以老小為丁壯。或以病患為強健。擄刺之後。年甲具載兵籍。每歲揀選。惟據籍點檢而已。未嘗以籍考其年。顏歲數虛實。是以老病者常多。而強壯者常少。徒費軍糧。無濟於用。况邊庭糧草。最為難得。禦戎備寇。要在兵強。今所養之兵。既非可用。倉卒之際。恐致敗事。此不可不慮也。伏望聖慈。嚴勅本路招軍官司。今後所招兵士。務要強壯的實。年甲及責監司。每歲揀軍。必以兵籍考其年甲。顏兒。若有不實。即行按發。無令老病怯弱之人。虛占兵籍。侵耗邊儲。如敢依前不切用心。揀選官當行重責。庶使官吏知畏。守禦有備。天下幸甚。

畢仲游上言曰。為國者患在因喜事之人。開進取之說。而不知無以善其後。或者乘已厭之機。為可廢之論。而不戒異日之非常。二者循環相逐。送為用舍。可以資一時之策。而非天下長久不易之道也。傳

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孔子亦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則兵何可略。略之。則天寶之市人。將復入於六軍之中矣。老子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而三代以來。亂亡相尋。鮮不以兵。則兵何可長。長之。則蒙恬之役。重興於後世。故兵不可長。亦不可略。藏之於不用之地。若無兵。及其用。則若雷霆風雨之驟至。不知所從來者。兵之道也。蓋惟三代之時。則有此兵矣。昔周之兵。寓於比閭。族黨州鄉。別於鄰里。鄩鄙縣遂。成於五兩。卒旅至五師。為軍之大法。其不用也。則為六鄉之民。用之也。則為六軍之衆。而將之者。又皆出於六鄉之吏。故平日不知兵之所在。而兵行則無敵於天下。其後管仲相齊。粗得三代之遺意。亦分國為鄉。寓軍於政。比其居。以軌里連鄉之法。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而率之以軌長。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而率之以里有司。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而率之以連長。十連為鄉。故二



千人為旅。而率之以鄉良人。五鄉一率。故萬人為一軍。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以教士三萬人。亦橫行於諸侯之國。管仲而下無足道者。惟唐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出於征。事辦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而天下無宿兵之費。雖云三代之兵益遠。亦略得管仲之遺意。故猶足道。本朝黥市人為卒。賦歛齊民以養之。齊民之力。十耗其七八。及其戰也。纔足以備行伍。而不足以禽虜破敵。故神宗皇帝為伍保之法。欲使民知戰。而足以破敵禽虜也。蓋聞太宗皇帝之比征。獨取三晉之民。得十萬眾。命曰義軍。而咸平亦詔陝西戶出一丁。以戍邊。命曰保毅。著於籍者至六萬八千。則土兵之議亦不可以伍保為嫌。而不講。今若取天下戶絕之產。與官田棄地。募人耕鑿。蠲其賦役。使家出一人。以為兵。戶絕之產。歲歲有之。而有官田棄地。開之則亦無窮。其中有中民之戶。丁多地少。而願為兵者可

益授以地。略依唐府衛之制。番上宿衛。或為州縣之守禦。教之戰陣。擊刺。坐作。進退之節。耕於野者。則春秋大閱而已。勿重擾之。久以歲月。則府衛之制漸復。而營卒亦漸省。以除天下之大費。所謂非常者。今下之日。已可禁禦。而十年之後。將亦如三代之無敵。

李薦上奇正論曰。臣聞天下之事。有能以勝。不能。有術以勝。無術。皆有能矣。能之精者。又勝焉。皆有術矣。術之多者。又勝焉。借以羿與般。而譬之。羿善射。般善工。學射者有彀的。善工者有規矩。特其大略也。般之所以巧。又有巧焉。故學羿之射。既與羿之巧均。則有勝羿之心焉。必曰。吾與乃技相若。羿不勝其忿。而闕羿果相若。則為羿之過矣。於盡其巧而傳之。故卻視般之教。示以巧而不盡其所以巧者。誠為自勝之計也。兵始於黃帝。法成於太公。黃帝而上。兵未設。以有兵勝無兵。太公而上。法未備。以有法勝無法。太公而後。何其紛紛耶。用兵

者既煩學兵者既衆。一定之法不足以相勝。故管仲穰苴孫武吳起尉繚留侯孔明李靖之徒始出而論奇正。奇正者因古以御時依體以立用。千變萬化以制勝。兵策用之之法可觀也。而所以用之者不可見也。戰之理可踰也。而所以戰者不可陳也。勝之道可制也。而所以勝者不可傳也。彼用兵之書布在方冊。既已人人皆可習矣。用兵之法試於行陣。既已人人皆能布矣。人人皆習我亦習焉。人人皆能我亦能焉。是亦衆人也。以衆人敵衆人。尚何議先勝。故奇正之理古人議而不辨。奇正之法古人論而不議。奇正之變古人存而不論。非不論也。不可論也。不可論故不弊而常新。以俟後世君子。俾因嚴致用。可以神遇而不可以智知。可以迴運而不可以迹究。法猶奕之局也。兵猶奕之碁也。奇正猶奕之智也。智無一揆。碁無定形。觀其黑白不相容。新故不相仍。咫尺數路。情狀萬變。勝負得失在於一子。然則

奇正之形所以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亦一二策而已。故四為正。四為奇。黃帝握機之文也。一術為正。一術為奇。曹公新書之義也。前向為正。後卻為奇。太宗所以勝宋老生也。先合為正。後出為奇。曹公所以辨孫武也。方為正。圓為奇。步為正。騎為奇。受於君者為正。將所自出者為奇。固曰妙矣。然人既用之。則為故智。不足嚴蹈倚哉。不惟世之人知之。而夷狄亦知之。故當益為變化以出意外。所謂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不致於人者。非陳迹相沿而能勝也。苟惟正此固亦捕矣。能求奇正之義於意外。古今幾人哉。故學兵雖衆不足畏之。誠以勝之又勝者猶在人也。臣觀唐太宗與李靖論奇正之理。所謂無不正。無不奇。又曰奇亦勝。正亦勝。善夫。能知變通。故其論左右逢原。莫非奇正之變。其言曰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之以為正。吾之正使敵視之以為奇。因其

漢長於弩而蕃長於馬則為之法使馬亦有正弩亦有奇變其號而易其服也則為之法使蕃而示之以漢為奇漢而示之以蕃為奇方其陣之散也以合為奇方其陣之合也以散為奇觸類長之變而通之使奇正相生生生不窮奇正相變變不測惟欲多方誤敵乘其所之豈復膠柱哉卻視孫子所謂以正合以奇勝猶為膠柱矣李靖論韓擒虎以謂但能識正為正奇為奇不知奇正之相變知奇正之相變者其知神之幾乎故早晏者天之陰陽左右者人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相生也無窮如天地相因也無竭如江河相濟也終而復始如日月相成也死而復生如四時味止於五五味之變不可勝食聲止於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止於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視兵雖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巧曆不能盡其數聖智不能極其端此之謂兵妙或曰奇正固有宜分合固有變如之何以訓偏裨如

之何以教士卒臣曰簡其節目異其號令正為一法奇為一法或進或退各以何別或分或合各以何驗吾以號令使之號令所指變亦隨之既一吾之耳目又變敵之耳目兵惟知有號令不知為奇正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敵人雖知吾有奇正不知奇正所在士卒雖為吾用知吾以奇正取勝不知奇正何先方料吾以正而吾忽以奇方意吾以奇而吾止以正不惟敵之不知而士卒亦莫之知孫子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也知吾有制勝之形而不知吾所以制勝之形非善之善不足以與於此或曰奇正之情何如臣曰兵家之要貴我專而敵分為奇正者在我故專應奇正者在敵故分以知吾之有奇正也則備我備前則後寡備左則右寡備我者所以寡彼也無所不備者無所不寡也我專為一彼分為十以十擊一者也我專則安彼分則擾以安擊擾

者也。勝負之理不言可喻。故能正不能奇。守將也。能奇不能正。闔將也。守將可以用奇。闔將可以用正。老能奇。能正。乃國之輔。今夫以武為業。動累億萬。闔力勇而已。鮮知兵之法。學兵之法。動累數千。分行陣而已。鮮窮兵之理。窮兵之理。動累數十。分強弱而已。鮮知奇正。借或有人。但能知奇為奇。正為正而已。鮮知奇正之變。臣故曰。兵法貴勝。勝之所以勝。以奇正。法可傳。而奇正不可傳。學兵雖衆。不足畏者。以勝之所以勝。者猶在人。也。或曰。羊叔子之平吳也。不為掩襲之計。尅日而後戰。奈何專論奇正哉。臣曰。乃所以為奇正也。償禾縱俘。歸禽饋藥。奇正之用也。懷其心。逮祐死。而王濬舟師東下。一舉而俘其主。夷其社。孰知夫正在荊州。而奇在益州耶。茲奇正之大者也。人君俾賢將之用奇正。必若羊叔子。則成功必大矣。

農不一。農不可使之為兵。而兵不可復為之農。天下始有養兵之弊。而生民之力多耗於此。其間有為之君。善計之臣。深思遠慮。講求法制。以救天下之弊。而收其利。宏規大略。載於方冊。可得而見者。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也。今天下之兵。猥過百萬。養之之弊。甚於前古。而民力遂至大困。天下之田。皆耕而農夫無以食。天下之桑。皆蠶而織婦無以衣。轉輸饋餽之勞。及於上。農而猶不給。厚賦重斂而持之為定制。山澤之利。毫毛皆歸于公。而無遺。閭征市權。類賈人之貪。競而不知愧。以交劑募商。旅輸粟于邊。而給之倍。有國。家財用日益窘。生民日益困。養兵之弊。可謂極矣。昔開元之初。造費歲不過二百萬緡。至天寶之末。兵已失制。大盜群起。而費乃七倍。乎元和長慶之際。倚帑之師。犬牙雜處。大都通邑。無不有兵。數猶未滿百萬。賦租所入。止可贍足其半。今天下開田。雖廣。計戶雖多。而兵藉

又踰長慶之數。蓋恩寬惠積行而不可暴棄。平居無事。衣食器用莫能少休。賦稅貨幣之入用於軍者。什嘗八九而猶不足。豈待天寶之費哉。如之何國用不窘而生民不困也。欲為古之屯田乎。則古之為屯者。名曰戰士以耕閑田。衆至於數萬。而廣及於千里。今之兵固不可驅而復之耕。而昔之所謂屯田者。抑亦堯慶而無幾。其利不可一日而獲也。欲復古之府兵乎。則古之為府者。皆出於民。故不戰之時耕而自養。今之兵既不可使之耕矣。又安得而府。或其法不可一日而變也。昔之所以救養兵之弊者。莫大於此兩端。語今之勢。而皆不可驟用。則養兵之敝。果無以救矣。竊嘗聞之。有興利以除害。有去害以就利。為術不同。而為功則一。要在使天下蒙其利焉。且夫欲興二利者。以去養兵之害也。今勢既不可而未能興。則明不反求其端。而去其所以害者哉。夫能去其害而使生民免於重困。則天下孰不曰

利矣。今養兵之弊甚於前古者。蓋兵多而費廣也。兵多而費廣者。召募之格濫。而不程其武力也。簡閱之法疎。而疲病有未黜也。死亡輒補。而不敢不足也。深惟藝祖受命之初。國家之兵。十有二萬。東征西伐。賴而成功。及太宗皇帝削除僭叛。中外混一。始有三十餘萬之數。章聖在御。四海富殖。欲彊主威。以制夷狄之命。故又增其籍。至五六十萬。自慶曆已來。遂及百萬之冗。此其衆寡可見。昔祖宗之初。屢有戰伐之事。而兵少。今安閑固守。而兵多者。不獨精冗之異也。蓋今三路師屯甚衆。而四方郡縣出戍頗勞也。師屯甚衆。而出戍頗勞。則其勢不得不濫募以完其數也。疲病者未可遽出。而死亡者宜黜補也。夫勢有急緩。而理有損益。計今三路之兵。不過四十萬。固不可一日而闕。至於四方之戍。多止於千人。而少纔一二百。并禦之効。未必可責。而徒有往返之費。臣愚以為諸非要害之地。可少減其出戍。夫出

戎旣減。則兵不闕用。兵不闕用。則召募之格可以嚴。而程其武力也。簡閱之法可以精。而疲病必黜也。死亡者可以不盡。補而無慮不足也。三者相參而要。以數歲。則冗兵之去不亦多乎。冗兵旣去之多。則徐視其變而議。所以應之。然後可以定萬世之制也。臣伏思國家患矣之冗。而久未變易者。懼其徒類大盛。乘而亂生也。苟以向之三議不變常。不動衆。而陰奪其勢。何亂之為哉。雖國家亦坐享其利。而不之覺也。然議者猶曰。城四方之戍。則武備弛廢。非所以安郡縣矣。斯又不然。且生民之治亂。不在於此也。豈千兵之防。百卒之聚。而可以致郡縣之安歟。顧朝廷臨撫之道。何如耳。

陶又奏曰。兵多而不雜。不若少而精。雜則弱。精則彊。彊則用之易。以勝弱。則用之易。以敗。此兵法之所辨。而人情之共知也。今天下方患兵之太多。而國費不足以取濟。故臣為說以獻。欲陰奪其勢。而稍精

汰之。三說旣行。而冗兵盡汰。則天下之兵皆可以精乎。臣愚亦知其未能然也。彼三說者。可以去冗食。而未可得精兵也。夫精兵生於去冗。冗食旣去。而兵未能精者。何也。御之失其道也。御之失其道者。姑息有餘。而講練不足也。姑息有餘。則講練不足。則情旣驕且惰。非去冗之可救也。夫冗悍不義之徒。凡數十萬。成軍著籍。自曰禁旅。聚之京師。三輔以為擁衛。散之四方。郡縣以為屯守。此天子所恃以安夷狄。所望而畏。寇盜所知而息者也。然而天下久無事。法度弛廢。國威不申。士氣不振。溫衣飽食。竭民之膏血。而自謂宜然。溫恩橫賚。動踰紀極。而不能厭滿其意。悖慢之態。日益滋長。而上下恬不為異。平居終日。搖搖然。惟賜與之望。不幸有非常之事。則群聚而議。賞與之厚薄。小慙於心。則出不遜語。以駭惑衆聽。其甚者。至以控轡之賜。物估過重。而起犯州吏。大率知可愛之恩。不知可畏之法。有偷生之色。

無敢死之氣。雖四時閱習以預戒先備。而紀律不甚嚴明。器用不甚堅銳。坐作進退之節。有類嬉戲。特文具而事舉耳。非所以威動闕志而奮揚天威也。以之衛天子。則不可恃以為安。以之制夷狄。則不畏以之捍寇盜。則不息。卒有一日之警。而驅以掃蕩群醜。斯刈蓬蒿。其可望成功乎。臣故曰。御之失其道也。昔唐之章武。誅削僭叛。以疆國勢。元和之際。謂中興矣。而穆宗嗣立。闇於御兵之道。務以姑息為本。即政之始。傾竭府庫以賞士卒。雖人獲鉅萬。而橫賜猶不敢已。是故軍旅益驕。法令益失。姦臣悍將。迭乘其危。而唐祚遂底於亡。夫夫後唐之莊宗。亦以豪雄蓋世之才。南嚮而圖中原。僅得天下之半。然而不知御兵之道。失於禁戢。每田獵近郊。衛士有旬恩賞者。必如所欲以給之。是以賞賚不節。威令不行。而卒至於亂。由此言之。則御兵之豈不難乎。有兵而不能御者。不可適用。而可以召亂也。方安開無

事之時。詳計密慮。而執其至要。則遽急有為之際。豈涉於顛危哉。昔我祖宗。皆以睿謀英略。禦遏四海險暴之萌。而立成富彊不拔之勢。深知兵旅之事。而善御以權術。不以奧昧為恩。而人皆有戴惠之心。不以暴怒為威。而人皆有畏罪之意。何則。恩無常得。而威有不測。以加也。法制素定。而備預謹嚴也。川班訴賞。則誅之。索求凶迹。而鉗錮踰年也。侍衛將校。雖領刺史。有罪則杖降。仕伍以任力。諸軍不逞者。籍為四等分。而從之。雖賜赦。不宥也。大講近郊。親閱。便殿者。歲月率常也。較擊刺騎射之藝。而黜其無勇也。取禁兵之仇。雠為親軍。而以罷軟補郡卒也。選氣質端謹。勇而知禮者。訓以挽彊。而孫天之利。奇異驚聽也。奉勇絕技。皆籍記之。而以次迂用也。陛下神聖明斷。有祖宗之風。而思社稷之大計。則御兵之道。固宜祇憲先烈。而奉指故事也。選將帥。提法令。而授之。節濫恩。以寬生民之力。峻罪典。以完固

主威萬政之餘。留神講練。間集六師。閱試武力。進能運否。以立軍政。則天下驕惰之兵。聳動警懼。而百倍其氣。天聲可以惠四海。而夷狄不能窺中國之隙。豈不偉哉。

陶又曰。天下之兵精而不驕。則中國之武備完矣。安得良將而傳之。鄰國之無良將久矣。豈真無其材乎。四海九州之廣大。謀臣猛士之衆多。高爵重祿。養而用者。紛紛於天下。智信忠義。可以存社稷之難。剛毅勇果。可以致身而死節。蓋有之耳。惟國家任之未得其道。而志有所不申。才有所不盡。功有所不成也。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兵出於農。而將出於六鄉之大夫。所主之兵。皆其鄉之民。而所附之將。乃其鄉之吏。居處相安。動作相應。禍福相濟。休戚相均。故其兵皆常信服。而可與之同其生死。至于齊桓。欲速得志於諸侯。亦作內政。以寓軍令。三分其國。而使賢人為之。里君而作三軍之帥。卒伍定於里。而

軍政成於郊。人相保。家相受。耳目足以相聞。見而勸。忻足以相死。故其兵皆有節制。而守則固。戰則勝。今之兵。雖不出於農。與古大異。惟其所以為兵。而欲禁暴禦侮之意。則亦何異於古哉。然而將無常兵。兵無常將。出師數萬。而以生殺存亡之柄。授人於倉卒之中。把旄賜鉞。建靈旗以啓行。而三軍之士。不知其誰何。莫敢仰視其面。而欲與之同其死生。攻取戰捷。不亦難乎。古之能辦疆場之事者。蓋非責以歲月之勞。要之遲久。而務有以克敵也。李牧趙充國之迹。斷可知矣。今乃不然。備邊守塞。要害重地。而以為武臣。更踐之塗。遂止再歲。連或累月。若寓居於傳舍。而指期以去。則敵情安能知。軍政安能立。深謀遠略。安能施乎。古之取將。不獨貴其節義。智勇。雖或貪冒。不法。亦錄其材而用之。萬一抵罪。則天子以功覆過。不繩以法。所以養其豪傑。敢為之氣。而使之盡智能。竭死力也。陳湯魏尚之事。舉可知矣。今



乃不然。邊鄙武人。而一切責以小廉細謹。有毫毛之失。而使文吏議其罪。刀筆控於前。網羅施於後。則倜儻不羈之士。踰義反常。以立奇效。豈可得乎。古者捐兵與人。而軍中之事。聽其處決。與奪之權。不從中御。而求其成功。蓋雖天子之詔。有所不聞。看矣。今乃不然。器師千里之外。而日有稟聽於朝廷。敵人在境。而一與不敢輒發。則乘機決勝安所望乎。古者推赤心而待之。以不疑。情志相通。而上下相信。無間色可窺。無流言可動。故能專誠一意以求報其上。蓋有誇書之徒。而人君未嘗惑者矣。今乃不然。重兵要地。方仰其臨制。而浮說橫議。苟可眩於群聽。則輒為罷徙。取信責成。不甚異乎。此五者。皆任將之大敵。臣故曰未得其道也。昔太祖太宗之初。天下未盡。寇夷狄未盡。服。故博求通選。得李漢超輩十有四將。分治三邊之地。遠或二十載。而近亦十年。雖非古之素將。而皆久其任。則視其兵如家人子弟。而

足為之用。征權回圖之利。恣其所取。驍勇之士。聽其自募。而養軍中之政。許以便利。裁決。或毀之。則付以奏牘。或訟之。則使受而快意。當此之時。諸將皆懷服恩義。竭忠致力。以靖天下之難。而朝廷遂無四方之憂。此任將致兵得其道之明驗大効也。今天下名為無事。而其實將至於用兵。故臣願陛下於無事之時。無以用兵之備。虛心廣聽。以求諸將。或命之保任。而收特異之才。或觀之踐歷。而任已試之効。別三路之兵為數部。而各隸以將。使兵有常主。而將有常用。則平居素信。而危遠可以責其力。戒嚴易以盡其經營之心。寬文法以養其馳騁之氣。事涉幾會。則不必牽制於中旨。苟非大過。慎以間言。輒罷。至誠以結之。隆禮以遇之。則必有良將為陛下用。而寧天下服。四夷何愧於祖宗之世。歟。不逆為慮。而一日任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康定之戰。可以懲而監也。

陶又曰。君子小人之不同類。而勢各有勝。此天下之情可見。而治亂之所由生也。人之樂從其類者。善惡皆然耳。其類相從。則其勢必勝。在君子則為治。於小人則為亂。此物理之常也。有天下者。莫不惡亂而好治。然則小人固不可使之勢勝矣。其執苟勝。則推類而從。而天下禍亂之本。遂萌而不可遏。蓋預慮先計。以杜其變乎。真者。聚天下之小人。而授以不仁之器。責以殺戮之事也。制御之道一失。則資不仁之心。而倡殺戮之禍。况助其將勝之漸。而開其相從之端哉。昔唐之中世。兵紀壞敗。而方鎮多變者。蓋小人勢勝。而推類以從之故也。帳下之兵。小有拳勇。則任為爪牙。而親信。積日累勞。至於裨將。乃為三軍之所屬目。一旦威不能懾。恩不能悅。攘臂大呼。起為亂首。殺監軍。遷主帥。而數萬之眾。甘心以歸焉。不然。則其軍自叛。而求以為長。朝廷亦因而錫之爵命。豈其人素有忠義。智信足以感服三軍之士。

邪。蓋衆人之心。以為吾類之可從而遂推之也。雖朝廷亦不得已而與之矣。夫素無忠義智信之人。而為三軍所屬目。則安能禁其藉而生變哉。此助其勝而開其從之敵耳。梁崇義者。羽林之射生也。來填既誅。成卒倚以為將。連結群盜。擁眾二萬。而有襄漢七州之地。田承嗣者。盧龍之裨校也。為僕固懷恩之援。刺史魏州。而遷節度。陰圖自固。得眾十萬。而致魏衛數世之患。王智興者。李洎之衙卒也。以軍抗納。乃為徐將。逐崔群。而處其位也。朱克融者。劉總之軍校也。在鎮日久。內張洪靖。而統其務也。昭義之裴志清。河陽之王惟恭。涇州之田希鑑。魏博之田興。鎮州之王廷湊。汴州之李承。幽州之陳行泰。皆以牙將奪帥。而授節。豈非校卒之易而導兵之叛乎。天下方急兵之驕。而無術以制。則固宜稍抑其勢矣。自西鄙用師。甘陵平亂。南寇繼起。軍校以矢石之勞。而進擢者。凡幾人也。一歲而遷禁衛之長。以罷

權而陟高位也。便殿閱武。取其匹勇而處以右列也。此三者欲以勸勵軍功而不知久之將弊矣。何者。不究其智識謀慮之何若而驟賞之濫也。雖忠純厚重間有其人。而兇暴愚闇多以幸得也。朝為隸夫暮享貴爵。則固未能革其素行矣。而乃假之兵柄。委以一拜。邊其甚者。副一道之紿制。又其甚者。帥禁旅而為天子之衛。殊可駭也。今之所謂防團刺史者。布列要郡矣。臣恐十數年之後。補擢愈眾。在在處處。皆分任之。而天下之兵權多其手足。以動其徒類之心。而重勞國慮也。至和之末。都邑大水。萬眾詢詢。公卿相視而失色者。其故何哉。昔太宗皇帝深明兵旅之事。而通其情。故閱擇軍校。參驗勲績。先循謹而後武。律嘗謂不更事任而能躡捷者。未可以為帥。領雖有一夫之勇。亦何足用。至于章聖則又能觀其詞氣。而知其志操。品第所長。而試之邊寄。其於名器事權。豈輒付之哉。由是而言。則慎功賞。精補擢。

者。亦今日制兵之急務也。

陶又曰。古之人。創立法制。皆可以宜民。而後世行之者。少其故何也。非法制之不足經遠。後世不能謹守而用之。多從而廢壞也。古之法。既已廢壞。則時異事變。不可得而復用矣。得其迹於古。有而用之。斯可也。有近古之法。可益於當世。而又不能講修循奉以用於天下。使之漸至廢壞。而乃求考三代之空文。掇拾漢唐之故事。欲變常動眾。大有興作以補斯世之弊。不已迂乎。此與夫家有良田。而不勤三時之務。以圖歛穫。必得并牧溝洫之制。而後耕者何異矣。蓋天下之情。難於更新而易於罷故。將有所為。而遽變其耳目。則震駭驚懼。而不從。因其素所習熟之勢。而漸以驅之。則為力不勞。而享利甚博。故也。然則有可用之法。有不可使之廢。有可因之勢。有不可捨而謀他。方今之事。固有類此矣。天下皆知兵之為弊。而欲救之者。必曰復府兵。

也。府兵之法廢壞已久。臣愚竊知其不可復矣。田不足以處兵。而兵不可使之耕也。然有迹於府兵者。可舉其法而用之。三畝之民兵是也。晉魏秦雍自古干戈百戰之地。山川氣勢剛勁猛健。土風豪勇。有捨生取義之俗。武卒銳士著稱前世。國家之興。亦嘗籍而為兵矣。陝右之振武保毅河朔之忠烈宣勇河東之廣銳神武。其初皆民而逐兵之。嘗有戰鬪之勞於祖宗之世。此民兵已試之効也。今三路義勇之籍凡數十萬。集而拘之者。蓋累年矣。非一日怨之而驟募也。田事既隙。常有講閱之令。行陣之出入。金鼓之進退。粗識其畧。皆知其欲使之戰也。武力勇銳。亦有超然於倫類。可以赴敵而禦暴者。田疇廬舍各安其居。父母昆弟各得其養。其心皆自愛重而不忍為不義苟為術以誘之。而致其力。則必有敢死立勝之功。非若四方兇悍之徒。群聚而異情。驕惰而不用命也。所謂法之可用。而勢之可因。以驅者。

此也。兵說有之。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怨其上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黨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皆為兵之數。今夫親戚墳墓之所在。田宅富厚之足居。州黨宗族之足懷。則民兵之情有餘於此矣。若乃慈愛於民。厚無所往。則上之人猶有不足於此焉。何者。取之於農而拘之以為兵。列以部伍而教以殺伐。是將使之戰也。則撫而待之宜有加於農矣。今平居無毫毛之惠。銖兩之報。以示寬假。一旦有不幸。則欲蹈白刃以效死。彼之心安所利而樂在哉。郡縣之吏又多乖略其事。而少嘗經意。此民兵所以名存而實去也。豈非有法而不善用。以至於廢。有勢而不能因。以就其功歟。昔秦人有并吞六國之志。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不可得。故能拏捕甲首。則自復其役。小者相長其鄰里。大者或優以爵祿。是以四世有勝。謂之數而不謂之幸。

後世見秦之速亡而遂譏其使民之不以義亦已過矣。苟能為術以  
使天下而享其利皆善使者也。顧其利之何如耳。國家有民兵而欲  
講修其法以殫中國之何愧哉。臣願以義勇為上下之籍。精其閱習  
而課其藝能。擇其武壯健勇而中於式。磨者處之上籍。或獨不急之  
役。或寬過重之歛。以惻其為兵之心。以閉其奔走不已之漸。則人人  
要利而競勸。舉三路之農。未半為異時之精兵。而不可勝用。抑亦善  
使天下之術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十二

兵制

宋徽宗時李復奏乞罷造戰車劄子曰。臣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  
本司製造戰車三百輛。專令臣催促製造。應副本路出入攻戰使用。  
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詩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又曰。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及周制自步石為畝。積而至於通十為成。成出車  
車一乘。其他班班亦可見。古之用兵與今不同。古者兵不妄動。征戰  
有禮。不為詭遇。舉皆有法。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敵人不敵。輕  
犯。此以車為利也。今之用兵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鷲鳥飛翥  
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為利。得其機便。或有負敗。各逃  
散。不相顧。其往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驟逐。爭先  
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為用。臣在兵馬間。親見

矢石前後十餘次。觀之屢矣。有至糧糗衣服器械不能為用者。又况於車乎。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之子師閔而得見麟。遂獻說於麟。懇告求以此為進身之謀。麟乞憐而上其說。朝廷以麟邊人。必熟於邊事。意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為輕妄。麟立私恩。不思誤朝廷之事。是亦容易。昔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千萬義軍。無有脫者。當時止在畿邑平地。且如此。况今欲用於峻坂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今配買木植物料。差雇工匠。大為費擾。既成艱於牽拽。昨東來者牽拽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戰車棄於道路。大為諸路之患。其糜費不知其幾千萬矣。苟望一官之進。上罔朝廷。下害百姓。此而不誅。何以懲後。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免致徒費人力。如朝廷未以臣言為然。乞賜博訪。

通判李新奏曰。臣嘗謂古先聖王於萃聚之時。必除戎器。戒不虞。示有國者。不可一日去兵也。天下承平日久。州郡軍器。因循不修。治暑月未嘗暴曬。兵刃不加淬礪。衣甲旗幟。破碎斷裂。少有鮮明者。大率安置不如法。蜀地卑濕。天多沉陰。雨水無經旬月。既非高燥處貯藏。則未閱歲時。筋膠解折。常革腐爛。條貫悉絕。蹂踐弃擲。不可勝數。如梓州一路。遂寧府叙州。有都作院。歲課不少。而兩州皆無樓閣架放。非惟枉費官物。緩急警嚴。殊無犀利可用之器。誠可慮也。臣欲乞諸州府甲仗庫。未有樓處。並許創置。有而隘陋。處即添展修葺。務要收藏軍器。可以耐久。亦預備之術。立武之餘事也。

欽宗靖康元年。尚書右丞李綱上言曰。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於此矣。將驕卒惰。賞罰無章。每戰輒北。兵既寡弱。民又凋弊。戎狄由此敢肆。憑陵中國之不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賊雖退。師高未

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蓋由初未嘗有所懲創。時方向暑。須暫遠去。秋涼馬健。何憚而不來。此其可慮。又非前日之比。義宜及今速為之備。一曰選將。二曰募兵。三曰訓練。四曰保甲。五曰馬政。六曰繕器。七曰峙糧草。八曰修城壁。九曰增塘濬。十曰置堡塞。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而其財用調度之費。不與焉。前此賊未退師。支梧目前。固有未暇。今度其勢出塞。決在旬日。而此去防秋。近在三數月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復緩。又况西戎跳梁。五路並入。四夷交侵。誠可深慮。臣以書生備位樞筦。方艱難之使之時。乞避賢路。不蒙賜許。夙夜思之。國之大事。無過於此。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要當合衆智。協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幾有濟。苟望聖慈。許臣辟置參謀官四員。於職事官中。不拘官資高下。兼充。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尚共措畫條具。以時推行。如蒙允許。容臣續具姓名。

以聞。

綱為河東北安撫使。又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實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搢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傍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豈備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托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為

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千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蓋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唐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卡數萬之衆一十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完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六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切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

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朔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閏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切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實貨人民皆為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賣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不計。而惜小費。臣切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蓋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懼。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唇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



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  
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弋仲二帥以十萬  
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  
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於林牙高墨。牽制之報。理或  
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  
務。未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而  
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  
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  
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為此擾擾  
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  
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又近降  
指揮斌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關人恐有

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  
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者。周為犬戎  
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  
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  
關。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  
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  
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  
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許翰上言曰。臣伏見國家武備久弛。盜賊橫行不忌。雖有軍旅。驕惰  
難用。非一新之。無以禦捍。臣愚願詔郡縣什伍其民。家富者出財。人  
衆者出力。城郭之民。使自守其城郭。田野之氓。使自衛其田野。城郭  
分坊以保門。田野分鄉以保境。拔其豪傑。使之部勒。私務之際。教以

武事。家識金鼓進退之節。人能予天擊刺之技。小寇之至則可忝錯以捍禦。大盜之入則得會合以擊逐。藝進則郡縣旌之以金帛。功立則朝廷勸之以爵位。如此天下凜然皆為長城之固矣。立法天下嚴其誅賞。使凡寇至無赦不救。縣破則責州。州破則責師。陸路近州不能應援。亦皆有責。必行無赦。宣王之詩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者。謂其能使天下必信如此故也。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竊以唐有天下。正觀開元間號為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強。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陝。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強藩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

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羊尾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著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臣愚欲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假之權。將佐寮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夷狄盜賊之變。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隣路約為應援。會合有功。

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綱又上言曰。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關一不可。誰能去兵。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效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續之。實則兩軍相攻。迫則校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於外。義種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措國於尊強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傑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

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約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震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事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覩矣。為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勾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士以武弁為羞。而

學者以談兵為耻。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為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綱又上言曰。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為重。熙豐盛時。內外禁卒馬步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關額三分之一。失於招填。比年西鄙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沒。所亡失者又半。重以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路禁軍往往潰散。流為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幾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皆募於田畝之間。及游手浮浪之人。雖其數甚眾。環繞畿甸。不得毫髮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為之一空。大抵起一兵。公私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供給錢糧之費。又倍於此。是一兵率出百十。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緡矣。今秋期不遠。理當揀擇留之。公屯沿河要害之地。則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

已。朝廷初不較此。應勤王之師已行。故散被甲荷戟而歸者。項背相望於道路。亦有纒至中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於何所。取兵而可也。禁兵之數既已不多。而民兵又不可復起。雖起之。必無應者。秋高馬肥。虜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吾哉。臣愚以謂濟今日一時之急。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以謂不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誘上戶物力有餘之家。出財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國家有兵。而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為厲已也。國家歲漕東南財穀以為上供。又榷茶鹽之利以實中都。蓋以養兵。日給六官百官之費。待祭祀賓客之用。皆矣。而陛下節儉。無玩好宴遊之娛。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費之外。一切裁損。專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下募民出財之令。日一降旨。委官措置於京東京西陝西河北募兵。優立例物之數。創為軍下號。團結訓練。一切

以新法施行分隸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一起東南勤王之兵。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伏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一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為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為精兵。與夫起烏合之衆。暫聚復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東京東西為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衆。而陝西素號產兵之地。願及時遣使於數路募兵於合屯。駐路分。建置管房。更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綱又上言曰。臣竊以大軍之禮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為衆。聽屬不散。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職。教閱則有戰陣之制。執被則有甲冑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戒則有號令之感。上下則有階級之法。兵將相諳。彼此相救。逃亡潰散者

必誅。搔擾亂群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卹。此之謂紀律。有紀律。然後軍可用也。國朝軍政最號嚴明。自童貫高休主兵以來。其制始壞。團結保伍廢而無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擊。甲冑五兵初不服練。旌旗金鼓初不習熟。禁戒號令之感不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階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心。兵將取於臨時而初不相知。彼此迥相觀望而初不相救。盧溝之潰。反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浙東之役。虜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搔擾亂群者不罰矣。僕厮親近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賞。以收身不到為名。而死敵者不卹。紀律如此。而以欲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以金寇再犯王室。則控扼之兵望風先潰。及圍帝都。則救援之師逗撓不進。其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訓兵十有餘年。不用令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既行。威信已著。則用刑反少。故能滅契丹。陵中

國積威約之漸。非一日也。中國之兵既失訓練。又不用令者不必誅。逃亡潰散者反招集之。此風既成。習以為常。則有不可勝誅者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夷狄。積弊之漸。亦非一日也。夫用兵。驅之於死地者也。苟非畏我過於畏敵。進有生理。退而必誅。則要能使之效一日之命。以成却敵之功哉。而今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團結之法。自五人為伍。積至於三千五百人為軍。部隊將統制官。迺相臨制。皆有尺籍伍符。以周知其名數。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臨陣戰鬪。進退緩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所聽屬。而不散矣。教閱之法。以車騎步兵總為營陣。進退坐作。分合出入。皆依新制。革去舊教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捍禦鐵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斗力。而以射親中的者為上。習牌槍刀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為勝。補箭筒射鳳凰。弓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堯鑿金甲。

卒伍多不肯披帶。宜習之使亟。如此。則甲冑五兵之利。可以自保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者。聞鼓則進。聞金則止。以旗之偃舉為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金鼓間作。初無進止之令。旌旗錯雜。初無指麾之意。宜依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此。則金鼓旌旗之節。可以一眾而臨敵矣。禁戒號令。雖出於臨時。而信必在於言前。然後威可畏也。上下階級。雖著於甲令。而勢不容於率名。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精選而預設之。使其恩威盡行於士卒。則兵將相諳矣。自伍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左右前後。迭相應援。觀望不進及輒退者。必行軍令。則彼此相救矣。禁軍逃亡。依法七日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鬪。力不能勝。因而潰散。不再聚集。歸本部者。必誅。因而作過者。減。若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矣。禁軍於行師之際。盜博鬪毆。飲酒至醉。拋棄甲。藏匿婦人。脅取財物。扇搖惑眾者。並行軍法。則搔擾亂群之弊。可

懲矣。先登陷陣，及能以弓弩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軍。全勝則全賞一軍，雖不勝，而其間有能自斬賊級及中傷在前者，則自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歿，亦逃亡者，委保伍將佐開具保明優卹其家，不得輒以收身不到開路，違者重寘于法。如此則死敵者勸矣。此皆今日軍政之急務，當以次施行也。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其言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詰其所以，則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給衣糧及時而得，無凍餒之患，故易活。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苟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多不及時，又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於凍餒，故難活。其言極為有理，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當先留意於所養之者，以素得其心，不可使之怨咨也。所有修改軍政合行事件，乞降旨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綱又上言曰：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自河以南皆腹心內地，城池堙圯而不修，去春賊騎渡河，殘破畿邑，止於百里之內，蓋未知中國虛實，不敢遠縱，賊退，因建議請修畿甸諸邑拱鄭許滑四輔郡洛陽河陽城壁，以防金寇復來，使吾民有所保聚，而賊騎無所抄掠。朝廷已降指揮，而言者以為擾民，遂復止之。及去冬再寇，縱兵遠掠，環畿千里之內，無人煙矣。今京東西及江淮之間州縣，往往無城，將采秋冬虜必愈更南牧，何以捍守。治安之久，雖小邑猶藏萬家之室，穀粟貨財不可勝計，使虜得之，因糧取財，脅掠吾民，以為之用，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夫惜一時之擾，而忘長久之利，豈策也哉。宜命州縣以漸增修城池，朝廷量降度牒應副。至於器械甲冑之屬，州縣類多闕乏，亦宜立名色降樣制，使及時製造，除戎器戒不虞，此正今日之先務也。

綱又上言曰。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以之戰。是棄民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為鄉遂之民。有事則為軍旅之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少習長安。皆為精兵。有所不出。出無不勝矣。唐設府衛之兵。頗倣古制。無養兵之費。而有用衆之實。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既分。不可復合。惟陝西沿邊弓箭手。及近置湖南刀弩手。猶有古之遺意。其法給田百畝。使家出一人為兵。自備器甲之屬。官為收掌。有事則給之。而養馬者。又別給田五十畝。私自習學武藝。而官以時按閱。其有力者。雖一人係籍。置私名數人。以相夾輔。故弓箭手雄於西邊。捍禦夏人。多賴其力。而刀弩手之法。頗與之相類。亦能鎮服蠻獠。不敢妄動。今東南官田最多。如所謂戶絕田。逃亡田。天荒田。屯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令剗。利用弓箭刀弩手法。參酌中制。募民為義勇軍。給地與之。州郡籍其名數。依新軍團結。以時教閱。則十數萬衆。不

勞力而可具。假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皆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最策之得者。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綱又上言曰。臣竊以祖宗籍陝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為保甲。河北五十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陝西之數不下河北。命提舉官總之。以時教閱。蓋有意寓兵于農也。十餘年來。降指揮以免教閱。其法遂廢。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靖康間。臣嘗建議。乞專遣使團結訓練。加詳於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用之。為得策。而朝廷不以為然。今河東河北之地。既為金人之所踐蹂。豪傑強壯。多依山寨。以相保聚。朝廷已置招撫經制司。以撫循經略之矣。獨陝西保甲名數尚在。可行措置。然陝西之民。素困於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係保甲之籍者。依新法團結。以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差正副統制官總之。以時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名目。擢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不日可



具。西可以捍夏戎。北可以禦金寇。非小補也。京東西有弓箭社。亦皆可。做此推行。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

綱又乞造船募水軍。疏曰。臣聞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習與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筏。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苻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做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艣棹。可以

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者為水軍。以時教閱。破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彼之蹙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為迂闊。不果行。使用其說。初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

綱又上言曰。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既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為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備箱車。有曰

鹿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半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筧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大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為鈎索。止則聯屬。以為營體制。簡而運轉。還真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槍。斬馬刀。列於兩傍。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若百步內。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六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軍。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為陣。止則鈎聯。以為營。不必開濬塹。而築營壘。最為簡便。而全固。昔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帥太原。製戰車。冒以狻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為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

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若百步內。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六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軍。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為陣。止則鈎聯。以為營。不必開濬塹。而築營壘。最為簡便。而全固。昔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帥太原。製戰車。冒以狻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為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

兵車謂之革車。冒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書樣制。及分合陣圖。上應層覽。乞降付御營司製造。教習便殿。按視可以施用。即頒降帥府要部施行。

三年。趙元鎮上奏曰。臣竊惟太祖皇帝即位之初。用趙普策。故諸道之兵集之京師。又於其中遴選材武。以備禁衛。謂之親兵。委腹心之臣。分軍統領。謂之三衙。所以弱藩鎮。壯王室。以革唐末五代之弊。而又訓練。駕馭各盡其術。由是人思自効。得其死力。故凡邊隅有警。英雄違命。天戈所指。莫之能抗。中外無事。垂二百年。由此道也。太平日久。習為驕惰。而三衙之任。或非其人。自靖康以來。南北流離。散亡過半。遂使朝廷有反側之憂。人主無爪牙之勢。非祖宗之深意也。臣願陛下留意三衙。擇其忠勇。盡節臨難不避。恩威兼濟。為眾所服者。親

閱諸軍。取其人材。武藝。以廣宿衛親兵之列。所以恢張國勢。震耀天威。使悍將強臣。膽落氣沮。指顧號令。雷動風行。然後可以大有為於天下。茲事甚易。而所係利害。非可以縷陳也。惟陛下留神省覽。

元鎮又上奏曰。臣竊見近降旨。揮王瓌軍馬城外駐劄。今已有來者。見於禹廟諸處屯泊。臣昨在温州時。見瓌軍馬亦止城外。將士皆有言曰。等是官軍。獨不得入城。以賊待我。我亦何懼而不為。瓌軍昨在淮南。後自建康由江東趨福建。以達行在。沿路肅然。無秋毫所犯。今由明越往。往潰亡作過。雖軍情變動。莫測而懷憤之久。由此而發。故也。養兵無他。嚴號令。信賞罰而已。有功者賞。有罪者罰。自餘屯泊衣糧等事。當待之如一。儻有厚薄分別之異。必生怨望不平之心理。之必然。不可不慮。兼屯軍城外。既無寨堡。節其出入。蹂躪民田。潛行劫奪。將無所不有。非若城中有所閔防也。臣愚欲乞別降睿旨。取會人

數多寡。且合城中踏逐。或於空閑官地搭蓋。簾屋居住。猶愈於城外。重為民患。而生彼怨心也。

元鎮又論防秋奏曰。臣契勘韓世忠屬官陳桷等。赴闕。臣即于細叩問。世忠防秋措置。觀桷等所說。可見世忠之意。桷言世忠已過淮南。相視控扼。因桷等之來。專令乞兵防守建康一帶。意欲令張俊分占江上。同負此責。亦如張俊聚兵之意也。臣以為虜若不能渡江。只留淮甸。即委世忠專切固護通泰。萬一采石等處不能支吾。則虜騎深入。遂有無窮之患。雖能保守通泰。亦復何益。今若便令世忠保守建康。又緣胡騎未渡之間。當且以通泰鹽利為重。臣之愚意。欲乞戒飭世忠。且在承楚極力捍禦。或采石等處。已聞胡騎南侵。即令世忠全軍而還。徑趨江東。或浙西衝要。去慶或腰擊。或尾擊。雖不能遏其來路。亦足牽制。少阻南侵之勢。不能深入。所有通泰鹽利。在所不顧也。

臣本不知兵。更願陛下召張俊與議之。或以為然。即乞召陳桷等面授此意。及親洒宸翰。以賜世忠。不可坐視安危。恬不為意。遂如議者所料也。臣一介書生。辱陛下眷遇。致身至此。敢不龜勉。圖報萬分。自入夏以來。每以防秋為念。而議論不一。何由措手。既入七月。方二使南歸。而又朱勝非求去。紛紛十數日不定。八月初。即有川陝之命。萬里之行。無一人一騎。日夕經營。自救不暇。以是不能專一留心朝廷之事。今事勢已迫。乃蒙陛下擢實宰司。萬一小有蹉跌。萬死不足塞責。臣已力陳懇款。辭免誤恩。或未賜矜從。即乞陛下傳達中外。忠誠可倚之人。實之二府。庶幾協濟。少分陛下宵旰之憂。臣不勝萬幸。

元鎮於紹興間。知洪州。又上奏曰。臣契勘本路江州興國南康軍。遠臨大江。地接光黃。咫尺偽境。沿流曲折。控扼千里。萬一有警。須藉水軍防捍。唯是闕少戰船。緩急無以措手。近據探報。上流賊馬。侵寇襄

隨包截不測。沿江制置使岳飛屯駐大軍。列戍江上。亦以戰船闕少。為慮。雖先奉聖旨。命江西轉運司和雇收買二百隻。應別錄本路州縣累遭兵火。繼而招討宣撫兩司大軍經由。剗刷舟船殆盡。目即江河。惟有往來客船。若一例不以情願便行雇買。不惟商賈不通。有害貿易。亦非戰鬪所宜。兼逐時般載軍儲錢穀。亦無舟船輸運。本司今相度欲計置打造戰船二百隻。以為沿江控扼之備。般載錢糧。船一百隻。專充本路往來使用。約其工費用度。木下十餘萬貫。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就吉州權貨務支降見錢一十萬貫。如尚闕錢物。更容本司那融支撥。庶幾乘此時月。計置木植。便可打造。免致防秋有悞。大計。

紹興二年。詔內外官言事。右文殿脩撰李陵應詔上言曰。軍興以來。朝廷誥諭。非疆以予民則莫善。師旅糧草。非疆取於民。則莫給。舊例

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疆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饔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未勝本。初無闔心。賊至則偽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過敗以千為一。過勝以一為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年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年去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夫疆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走耳。當議者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遞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當議者三。詭名虛奏。隨在批請。社費官物。當議者四。或假閔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當議者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

作士氣。則軍政立。

四年。兩浙西路安撫使沈晦。過行在。面對曰。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部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不果用。

三十年。秘書丞虞允文上言曰。臣聞古之聖王。蒐無用之兵。為有用之備。所以堅固治本。遂折亂萌。而用智於未奔沈也。我祖宗平一天下。治定功成之後。甲兵堅強。四方無敢侮拂。當乾德天聖之盛。猶且

詔諸道兵為長吏之所使。失於教習者。著為禁令。又相禁軍敢占為技工者。論如法。而大中祥符間。又詔諸州本城兵及寺者五百人以上。團立教閱。并為禁軍。其本城兵少。即別召募。嗚呼。深謀遠慮。所以銷患於未形者。歲憲具存也。伏惟陛下作新軍政。一以祖宗為法。武備之嚴。莫盡於今日。凡分屯列戍。待敵制勝之道。舉無一策之遺矣。而議者猶以為外實者。必有內虛之憂。蓋行營重兵。遠在邊境。而策應之精銳。又須觀時而動。而諸州所謂強弓弩手者。亦已盡遣。萬一郡縣間有一夫竊發。豈不少貽宵旰之慮。而臣竊以謂今之諸郡。未嘗無兵。諸郡之兵。未嘗無將。且以東南言之。諸郡所餘禁軍。及元額廂軍土軍。六慮十數萬。而一監司一守貳。已破之。數輒二三百人。一總管一將官。各不下百人。其間以技執役。如福建一臺。又有至數百人者。而諸路將副。今以二十四員為額。其數亦不為少矣。或以刀

筆之吏。或以給使之徒。或以勢力富豪之家而居之。使兵冗於國家之衣糧。將糜於州郡之廩給。而咸不適於用。豈不亦甚可惜也。如因其在籍之兵。拘收而為之部分。因其定員之將。遴選而使之教閱。假以旬歲之後。於大軍之勢亦一助也。不然。一路一郡之間。顧不足以備他盜乎。此皆祖宗之舊章。有明效。大驗。書於國史者。願陛下勿以為不足用之兵。獨斷而必行之。中外幸甚。

三十一年。王之道上奏曰。契勘今日江北義社。與建。災之末。所謂義社。事勢大段相遠。蓋當時緣金人入寇。而群盜相繼蜂起。百姓東西南北逃竄無所。惟有依山據水。建置寨柵。庶幾可以保聚老幼。以幸須臾無死。且如一村五百家。其間必有六七十家儲積穀粟。可以贍給其餘。而貧窶者。既與父母妻子同其死生。亦復樂為之用。蓋臣當是時。嘗同里人保守無為。軍胡避山寨。備見利害。試以無為一郡言

之。建寨之始。不下二三十處。而積日累月之久。能獲保全者。僅一二數。餘皆不潰則破。至有互相吞噬者。言之可為寒心。自經兵火。江北之民。十不存一。紹興以來。生養蕃息。而雜以江浙等處流徙之人。通計十有三四。其疲瘵在所不論。而其稍有儲積。可以需及貧弱者。五百家中。實無三兩家。方無事之時。州縣或有科擾。則望望然去之。今乃欲籍其丁壯。緩急責之以禦敵。與驅市人使戰。何異果可恃哉。今之議者。不知今昔事勢之不同。乃為奇謀秘計。僥冒爵賞。肆為巧辯。以求售於上。但恐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其失人心。有非言之所能盡者。蓋今日控扼敵人。去處惟江北最為要切。而其所籍義社。莫非耕鑿之人。乃不問其欲選一槩驅而為之。反置數十年所養將士於無用之地。至如鄂州駐劄都統制田師中。乃欲將湖北京西兩路所管保伍。乞依准西路密行團結。如遇盜賊竊發。許師中充鄉道。若此是必

欲擁百姓以為諸軍之前驅也。且平時養兵之費悉出於百姓。至於調教供億。又責辦於百姓。逮其兩陣相對。復以鄉道為名。而驅之於死地。是猶代庖人宰。代大匠斲。以情度情。所謂一人之情。千萬人情。異者果安在哉。今朝廷以議者之言似可聽。或信而從之。萬一至於誤事。雖食議者之肉。安能救哉。為今之計。莫若責官軍移屯沿邊要害。去處。俾之捍禦。而責義社以保聚老幼。防托州縣。庶幾可以同心協力。以成恢復之功。實天下幸甚。

三十二年。張浚奏乞申嚴私役禁軍之法。曰。臣竊見陛下嚴戒御前諸軍。不得私役軍士。此誠軍政之要務。號令一頒。人心悅服。臣仰惟國家郡置禁旅。法令嚴密。養之訓之。皆有成制。蓋將使之備。緩急修守備。戢姦宄。除盜賊。為千里之惠。意甚深遠。自頃擾攘之後。官吏玩習兵政不舉。臣嘗熟究其弊矣。自守臣兵官不務遵制。以時閱習。

而違法差占。若當然者。以至監司倖貳僚屬。最職。凡不應差借之處。巧作事目。或以巡守。或以備火。或以收買軍器。捕捉逃亡。為名遣出差役。及使之荷擔肩輿。市買工作。廣占人數。大傷士心。甚矣朝廷養兵本意。臣愚伏望下有司檢舉舊制。應知州合破禁軍。接送之類。並不許過數。自兵興以來。州郡增添兵官數多。乞於合破舊數。痛與裁減。其不合破者。止得差廂軍。而後俾之。揀退老弱。招補闕額。申明隊伍。修飭器械。嚴教閱之法。謹階級之令。其知州兵官所破人數。亦仰依法輪次赴教。置為兵籍。以時勾稽。委逐路帥憲嚴行覺察。輒敢如前差占。並行按劾。從私役禁軍法。必罰無赦。仍自樞密院常切委官。密賜體究施行。庶幾為民養兵。不至虛設。而緩急之際。可以倚仗。用復祖宗之良法。不勝幸甚。

浚又上言曰。臣契勘諸軍營結純鎗純弓純弩隊。鎗之隊在前。弓次



之弩次之。其弓弩手各帶刀斧。每隊九十人。通九隊作一部。九部為一陣。緣弓可射八十步。弩可射二百餘步。虜騎若近先發弩。鎗弓隊小坐。次發弓。若至前則純鎗之勢甚壯。可禦馬足。鮮有不勝。舊嘗以此行下諸軍。韓世忠等用此。後來更改不常。名為花裝。徒便觀看。臣恐弓弩數少。鎗手又散在隊中。參錯失序。不能破虜。如合聖意。伏乞批付臣行下諸軍遵守施行。

浚又議練兵曰。士有好為大言者。以兵家勝負在將不在兵。苟將得其人。驅市人而戰可也。將非其人。兵精器利。曾何補於用乎。嗚呼。為此說者。蓋亦不思之甚矣。夫趙歇哀初飲之兵。號稱二十萬。能戰者無幾也。韓信率新勝之人以破之。借使金人舉河北山東之衆。無驍騎利甲。無堅弓良矢。雖董之以粘罕。輔之以偽太子。臣知其易為敵矣。故有精練之卒。然後可以議嚴訓之方。有訓練之兵。然後可以議

兵器之利。有堅利之器。然後可以議破敵之計。知此數者。庶乎可以論兵矣。彼空空然謂可驅市人而戰者。豈不誤國惑聽乎。

知平江府洪遵乞精選間諜劄子曰。臣聞古之人謀其鄰敵。必有現國之術。所謂間諜者。雖聖智不廢焉。蓋堂堂之國。相與周旋。而不知其用事之人。若其人之賢愚。與意向之所在。徒冒不測。角力於兩陣。而庶幾於或勝。非所謂萬全者也。荀息之謀虞。既知宮之奇之存。又知其雖諫不聽。韓信之謀趙。獨憚李左車之智。又知其計之不用。故皆決策一舉而得所欲。漢高祖因酈食其而知魏大將之為栢直。尉將之為馮欽。步卒將之為項他。而又知其不能當吾韓信灌嬰曹參焉。知之既詳。料之又審。卒成漢業。豈偶然哉。恭惟陛下信順之德。昭格穹壤。金虜畔盟。神人共憤。跳梁未幾。元惡授首。此蓋皇天后土資杜稷靈長之福。啓陛下恢復之圖。方當日夜淬礪。謀所以待敵。今將

士不患不勇。糧餉不患不繼。臣之過計。竊謂我之規彼者。未甚精。惟方兵交時。通國所知者。逆亮而已。其腹心。木牙合處。併力以謀我者。似亦未能盡察。如聞邊郡諸軍。間有所遣。探刺而歸。類皆遺。聽。盡說。不惟非其要領。兼亦虛實難明。殆與不知者無異。臣愚欲望聖慮。深詔密議。博延智勇。機略之士。深入敵境。徑探出入。凡國家所宜知者。纖悉以聞。隨其所遇。待之以術。勝負之形。雖未決。彼已之勢。已可議。今日禦敵之具。固有大於此者。而莫有先於此者。利害甚明。不可不審。惟陛下留神省察。

高宗時。殿中侍御史章誼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累歲南侵。我亦累歲奔走。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比者駐驛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斥侯。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過也。稽遲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以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嘗

遵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為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首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駕馭撫循。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

誼又奏曰。臣聞古者軍容不入國。蓋閩外之將。居有壁壘。以自守。行有介冑。以自衛。平時出門。如見敵。故能臨敵不懷生。蓋養之者有素也。漢文帝遣三將軍。以備胡。灞上棘門見稱兒戲。而細柳之師。獨有真將軍之目者。豈虛言哉。今疆敵在境。士氣宜振。而介冑遊於城闕。翁媪雜踈於轅門。統兵之將。雖有臨淮校旗之法。敢死之士。雖有射麋鹿龜之巧。皆無以自見。陛下誠能分遣將臣。遍屯要害之郡。俟得各中軍法。明習教令。一旦有警。若弱悉留精銳。悉教以聽陛下之

指授則戰將必克守將必固。此今日之急務。惟陛下留神幸察。詎又奏曰。臣伏覩去年十月。叛臣劉豫給率金人阻兵南面。不量輕弱。狂習故態。數萬之衆。暴集淮甸。自謂投筭可以渡江。功在漏刻矣。陛下奮揚神武。親總六師。破逆賊。壽張之謀。摧黜虜。應陵之勢。至使衆叛而親離。情見而力屈。潛師宵遁。有風聲鶴唳之恐。此誠陛下應天順人。恢復中原之日也。願臣暗淺。尚足以仰裨廣淵之度。預聞經畫之謀。然臣聞之。東遠之盛德。莫上於修文禦戎之上策。莫先於自治。陛下仁恩浹洽。不異南北。天德覆臨。無有遠邇。故雖酋豪面內。俘獲係塗。一切珍容。待以不死。至有臨陣就執者。釋縛而還。鄉閭。辨疑。未附者。寇帶而奉朝請。此甚盛德事也。陛下固已安行之矣。惟是自治之策。臣請得而言之。伏朝廷巡幸東南。外憑淮海。內阻大江。形勢非不壯也。然而虜騎。歲來。曹無藩籬之固。農田。累月。輒有南渡之虞。

此無他。舟楫不備。而遠設險之義也。自虜騎既退。議者便謂可以廓清中原。收復畿甸。茲固乘時進取之幾。而安危之所係也。使虜人果有腹心之患。自救不暇。則陛下遣一偏裨。自河而南。囊括席卷。何為而不可。萬一虜人止是師徒單弱。知難而退。別為後圖。則秋高復來。將何以待之。此臣所謂莫先於自治者也。今有江海之險。又有舟楫之備。虜人來則阻險而還。止則糧道不繼。頓兵江淮之上。縻以歲月之久。然後我可以得志矣。雖然。知所以自衛。然後以守。則固知所以用衆。然後以戰。則克。陛下今日三四大帥之兵。不為不衆矣。舉此以削平禍亂。蓋有餘力。而金穀之奉。芻秣之費。帑藏無餘。僅可以集事。然猶州郡之間。禁旅猥多。主兵之官。流品冗雜。捐金帛以招無用之兵。捐倉廩以養不戰之卒。平居依倚。將副。蔑視州縣。一聞外警。輒肆其毒。自建炎以來。殺長吏。據城郭。乍服乍叛。惡本不除。近聞淮甸之

師。建州廢州又復相煽。異時陛下分遣大兵渡淮而北。安集路附。東南將兵決為不靖。為今之計。且當擇取壯勇以補行陣之闕。汰去冗濫。以寬財賦之源。盡舉平陸之兵。悉為舟師之用。罷招軍之請。豐府庫之備。專奉征戰之師。使之外扞疆敵。內庇生靈。則民力益固。財用益饒。兵氣益振矣。今舉江南之戶口有幾。而兵之隸籍者有幾。率一戶而養幾兵矣。又復招軍不已。則將何以善其後哉。方今禦戎之策。莫先於自治。而自治之術。莫急於訓兵。訓兵有制。然後定禍難。攘戎狄。詰姦慝。致安平。無施而不可。惟陛下留神幸甚。

詔又奏曰。臣竊謂安邊境。定國家。唯戰守二道而已。二者皆以謀為主。守不用謀。則雖有金城湯池。未必安也。戰不用謀。則雖有堅甲利兵。未必勝也。今國家阻江左山川之險。擅東南陸海之富。有列營熊羆之士。加之罷械戈甲之備。然而守則不堅。戰則不利。其故何也。

惟不用謀也。請以近事言之。虜人嘗渡江而南矣。望風奔潰者。往往皆官軍也。得其首領者。往往皆土豪也。豈官軍土豪勇悍有異哉。官軍擊其堂堂之陣。而用力。土豪避其堂堂之陣。而用智。是以虜人每能推官軍之堅。而卒墮土豪之計者。謀與力異也。臣願陛下用沈幾先物之智。與經國遠圖之臣。柔遠應敵。揆事畫策。一切以謀為主。如此則戰勝守固。而金人可制。土疆可復矣。况於削平盜賊。亦何難哉。詔又奏曰。臣聞邵青賊兵。近自太平州乘船。經由鎮江府江陰軍。遂入平江府之常熟縣。所至劫虜。見今浙西州縣。遷徙奔走。公私騷然。契勘劉先世係浙西宣撫大使。驍將銳兵。自可討擊。然而不能應時擒制者。夫以邵青所乘。皆舟楫。而先世皆平陸之兵故也。臣觀國家既憑大江以為險阻。而於舟師略不經意。今邵青小醜。先世大帥。乃敢越境深寇。使賊有大於此者。將何以禦之。臣聞古丘法。舟師有三

等。其舟之大者為陣脚船。其次為戰船。其小為傳令舩。蓋置陣尚持重。故用大船。出戰尚輕捷。故用其次。至於江海波濤之間。旗幟金鼓。難以應召進退。故用小舟。由此觀之。凡舟之大小。皆可以為守戰之備。不必皆用大船。然後濟也。朝廷試於駐蹕之地。聊為千艘之具。教之攻戰之法。計亦易辦。伏望聖明特降睿旨。置一水軍師。以名將以為江海守禦之備。庶幾盜賊莫敢予侮。臣不勝憤懣激切之至。

詔又奏曰。臣契勘朝廷設置州郡。本謂地產可以充貢。賦師旅。可以戡盜賊。兩者並行。軍食皆足。則安富尊榮之道也。今温州軍兵猥多。幾倍祖宗舊制。糜費衣糧。耗盡財用。至使上供常賦。不入王府。州郡禁軍額共二千五十一名。諸處巡檢多是只差禁軍前去守把。罕曾招置。歲支錢七千餘貫。米三萬二千餘斛。緇絹布共一萬餘疋。綿二

萬餘兩。自政和以後。初置禁軍兩指揮。壯城廂軍一指揮。六處巡檢。初招人兵。九處巡檢各添二分。通計添招廂禁軍一千七百餘人。每歲又支錢一萬二千六百餘貫。米二萬八千八百餘斛。緇絹布八千六百餘疋。綿二萬一千九百餘兩。此皆昔年供輸。朝廷之物。與夫本州支給官兵之費也。况有多事以來。不復出戍。超轉資級人員數多。每有招填費耗例物。閏糧半年旋行計置。若不申明。公私日困。伏望朝廷詳度。將本州舊額軍兵并政和以後添置廂禁軍。并巡檢下初招添招人兵。遇有逃亡闕額。並罷招填。候人數與舊額相當。即行撥併。罷去初置初招軍分。若蒙便降指揮。亦須數年方可銷廢。盡絕庶幾貢賦常物。可以依得祖宗舊來立定格目。供輸朝廷。今來會計一州所費在前。頗聞他郡財帛乏絕。亦復因此。伏望聖慈降付外廷詳酌施行。

誼為徽猷閣直學士。又奏曰。臣聞兵者禁暴止亂安民和衆。聖王所資以拯民於塗炭者也。今陛下經營天下。攘却盜賊。累年於茲。然未能指呼如意者。臣恐制兵之術未盡也。臣觀今日神武之兵。萃為五軍。分隸諸將。其間往往逃亡盜賊之餘。伎術市井之人。得蓬其列。所謂正兵者鮮矣。至於殿班親軍。陛下倚以侍衛者。曾無千百。其於射屢麗龜之巧。投石拔距之勇。則未有聞焉。又復統兵之將。雍容緩帶。初無折衝威名之望。又無沉鷲猛毅之姿。恐不足以仰副明主駕馭。莫禦鞭笞夷狄之意。臣考之前古。漢兵之在京師者。有南北兩屯。唐兵之衛天子者。有南北兩衙。此皆天子自將之兵也。其預選則莫非驍雄之士。其可任則莫非土著之人。其統率訓練則莫非智謀功名之將。兩軍力侔勢敵。內消禍變。外遏僭亂。人主獨操兵柄。不以授人。以國勢強而豪暴服矣。然惟聖宋祖宗所置殿班親軍。嚴禁門之內。

其魁雄武捷皆稱天下之選。臣願陛下斟酌前代南北禁衛之意。紹隆本朝遴選班直之法。立為材技勇力之等。選六五軍。及江浙福建。凡禁軍土軍弓手。齒歲強壯。不犯徒役。不經敗亡。而有父母兄弟妻孥可任者。皆為應選。其選於五軍者。聚為一衛。其選於諸州者。聚為一衛。百人一校。千人一將。合取萬人。分為兩衛。其選殿帥統之。而總其任於樞密使。以聽陛下之指使。如此。則禁衛增嚴。皇室大競矣。陛下時因聽朝之暇。或御便殿。或出近郊。人人閱試。旌別勸賞。漸增俸廩。使恩威足以得其死力。其誰敢不聽命哉。當陛下布昭聖武之時。其措置施設似不可緩。臣不勝區區之願。

詎又論民兵奏曰。臣伏見今日州郡守戰之兵。遠不於昔年投換之法。竄易姓名。類非土著。尺籍伍符。難以稽考。平時喧呼目語。難每懷干命之心。及其臨敵。退避率無死難之節。至于逃亡。聚焚劫剽。攻擅據。

州城執戩守將。然則軍政之弊至此極矣。唯是民兵一事所宜乘時措置以備非常之舉。蓋今之民兵則周官六鄉之衆。齊侯節制之師。漢室更戍之卒。有唐府衛之兵也。近世巡社亦有遺意。古今雖異。經籍猶存。法制具在。因時施宜。少加損益。則東南郡縣數十萬之衆。可指日而辦。閒居無餼廩之費。調發無羈旅之思。習熟險易。愛護鄉閭。比之召募遊手之人。以充師旅之任。其利害明甚矣。又况近者關陝有累捷之音。東北有可乘之便。自宜命將北征。以係人心。大兵繼進。盡復故土。被甲荷戈之士。分閭授餼之臣。方經營於江淮之北矣。若夫根本之地。在此南服。非藉民兵。何以為守禦之備哉。臣頗聞獻是說於朝廷者甚衆。而未獲施行。伏望斷自聖心。早賜措置。不勝大幸。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御史中丞沈與求言。漢有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

省兵房尚書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脩兵政。助成中興。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十二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卷之三